

口述 迷

Buke Queshi De
Jingqishen

不可缺失的精气神

中共上海市市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编

历

史



上海教育出版社
SHANGHAI EDUCATIONAL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可缺失的精气神 / 中共上海市市级机关工作委员会编.

—上海: 上海教育出版社, 2012.5

ISBN 978-7-5444-4087-5

I. ①不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国家行政机关—工作—史料—上海市

IV. ①D67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70507号

责任编辑 任黎星

封面设计 陈芸

不可缺失的精气神

中共上海市市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编

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易文网 www.ewen.cc

地址 上海永福路123号

邮编 200031

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 700×1000 1/16 印张 1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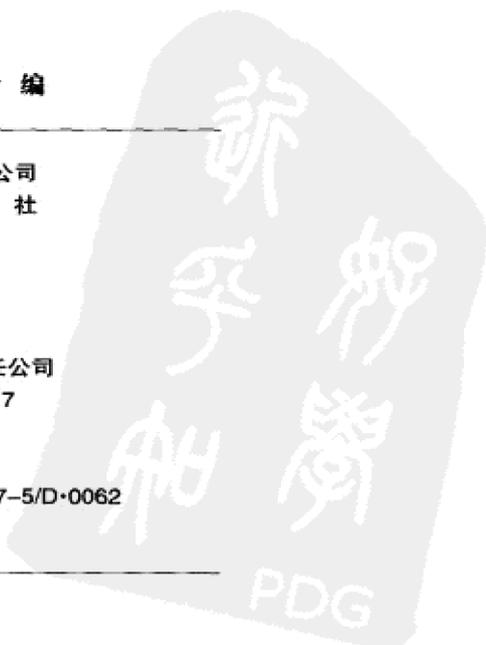
版次 2012年5月第1版

印次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44-4087-5/D·0062

定价 36.00元

(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)



口述历史编委会

名誉主任：丁薛祥

主任：吴尧鑫

副主任：黄冲 徐建刚

成员：徐善良 任勤相 何惠娟 张宗梅

吴祥华 许德山 陈鲁 冯艳

《不可缺失的精气神》

主编：黄冲

副主编：许德山 陈鲁 冯艳

成员：夏继舟 孙广超 吕艳艳

赵书宝 孙元伟 周玉永



序

吴尧鑫

邓小平同志说过，“没有一点闯的精神，没有一点‘冒’的精神，没有一股气呀、劲呀，就走不出一条好路，走不出一条新路，就干不出新的事业”。对一个人而言，“精气神”是其精神面貌的综合体现和成就事业的动力源泉，是其素质的内涵、魅力和灵魂；对一个单位而言，“精气神”是不可缺失的精神灵魂，是积极倡导的价值导向，是文化内涵的集中反映。

“精气神”不是与生俱来的，是理想信念的追求，价值理念的提升，实践创新的凝结，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。市级机关系统的离退休老同志，历经革命、建设、改革的光辉历程，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党在不同时期形成的“精气神”，这是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，我们有责任记录下来、传承下去、发扬光大。为此，这次总结提炼“精气神”，既是市级机关贯彻中央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求，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；也是积极践行“公正、包容、责任、诚信”价值取向，切实加强机关文化建设的迫切需要；更是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，加强年轻党员教育的有效途径。当前，上海创新驱动、转型发展进入关键时期，“四个中心”建设重任在肩，市级机关各单位作为全市各项工作的指挥部和参谋部，更加要弘扬具有时代内涵、呼应使命责任、推动事业发展的“精气神”，经受“四个考验”，化解“四个危险”，凝心聚力，做好工作，不辜负党和人



民的期望。

本书与《不可忘却的瞬间》是一脉相承的姊妹篇，都是市级机关系统开展“学党史、知党恩、跟党走”主题实践活动的重要成果。两本书都采取了老同志口述，年轻党员记录、整理的形式；内容上各有侧重，《不可忘却的瞬间》主要回顾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史，本书主要关注建设及改革时期的创业史、发展史。本书分为忠诚、创新、敬业三个部分，从不同侧面、不同角度展现了市级机关各单位的“精气神”。这必将激励市级机关广大党员干部牢记使命、接续奋斗，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、更加出色的工作业绩，向党的十八大、市第十次党代会献礼！

2012年4月



目 录

忠诚篇

- 雪域履使命 青春谱华章 / 孙 杰
忠诚托起了我的无悔人生 / 钱天瑞
党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 / 陈步君
2000 万字的生命厚度 / 张耀华
永恒的誓言 / 郁云龙
追忆闽北往事 / 王懋宗
“依法办案”是我的座右铭 / 邵和云
做一个信仰坚定的共产党人 / 郑令德
试航拉萨航线 / 王煜材
异国他乡传友谊 / 陈小华
难忘海外取经路 / 陈正光
风景这边独好 / 张惠耕

创新篇

- 国企改革 在探索中前行 / 蔡星火



情系下岗姐妹 / 章博华
上海福利彩票诞生记 / 钱关林
各安其居而乐其业 / 吴士良
让中国羽绒飘向世界 / 陶利方
难忘的创业历程 / 张平之
我的浦东情 / 李善芬
餐桌上的“白玉兰” / 孔长明
纤检事业又一春 / 郭汝宝
小单证保大安全 / 徐朝哲
情注拥军优属基金会 / 许俊文
孩子们的“生命绿卡” / 高岑
在海关大熔炉中历练 / 陈帼培
五洲检验公司创业轶事 / 邓中和
十年志海 有志竟成 / 何克明
“味美馆”破土而出 / 钱新林

敬业篇

龙华烈士陵园建设二三事 / 李永贵
忆上海残疾人事业的开拓岁月 / 曹匡人
八年博爱行 / 熊仿杰
大桥上的小螺栓 / 陆棣
“争创一流”的检察精神 / 张明德
有一种责任叫知难而上 / 刘纪舟
储备工作的脊、鞘、刃 / 郭天顺
我与人才流动 / 朱石明

十年审计路 / 郑健龄

从大丰农场到黄海公司 / 曹俊

我的 22 年“司令”生涯 / 王瀛年

我的民防情 / 韦明德

公平正义修在心 / 杨新生

攻坚克难扬正义 / 孟庆钟

记巾帼园创建之路 / 邢至康

计划生育的昨天 / 杨如阜

平凡的 42 年 不平凡的路 / 吴广生

后 记



忠诚篇

口述前记

【口述前记】

孙杰，1929年3月生，汉族，山东龙口市人，1946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，194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46年2月在山东龙口师范训练班学习，1946年4月在山东省黄县园壁张家小学任教。1946年6月任山东龙口海关稽查员，1947年8月任山东蓬莱海关稽查员，1948年11月任山东龙口海关统计员，1950年5月起任上海海关人事科科员，查私处副股长、股长、副主任。1959年10月起任西藏海关帕里分关副关长、亚东分关副关长、亚东县县委书记、财办主任。1965年11月任中国驻尼泊尔商参处西藏外贸代表，1968年10月任西藏商业厅外贸局副局长、局长，1979年3月任西藏外贸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，1980年10月任西藏商业厅党组成员、副厅长。1982年8月起任上海海关党组成员、纪检组长、巡视员。1989年7月离休。曾在1947年敌人进攻山东时，在龙口海关荣立三等功3次。

雪域履使命 青春谱华章

口 述：孙 杰
采 访：曹蒙莎 陆贤明
整 理：曹蒙莎 陆贤明
时 间：2011年4月

进藏——艰难旅程，生命极限

1959年，中央决定在西藏地区设立海关，海关总署急令从北京、天津、内蒙古、青岛、上海、汕头、江门、九龙、南宁、云南等海关抽调31名干部，于当年9月底在北京集中。上海海关被调的干部有我和谢根生。当时我的女儿不满两周岁，爱人一个人带着孩子在上海工作生活，困难可想而知。领导的谈话很简单：“西藏很艰苦，让人挑，谁也不会去，这是组织决定。”在海关总署集训了一个多月，成立了临时党支部，因为西藏物资缺乏，大家还购置了食品和日用品，1959年11月17日，我们从北京乘火车出发，开始了漫长的西藏之旅。

1959年11月22日，我们抵达了西北高原城市兰州，当时那里的最低气温已经在零度以下。稍作休息后，西藏驻兰州办事处的同志向我们介绍了西藏和进藏路上的情况，而后我们又乘火车沿兰新铁路继续西行。经过两三天的行驶，在一个晚上到达甘肃西部的一个小站——峡东站。这个站是专为西



藏进出人员和物资设立的，进藏必须在这里下车。峡东到拉萨还有1800多公里，剩下的路程全部要乘汽车，要走8天。此后的路程更加恶劣艰苦，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。我们包了一部老式尖头没有任何保暖设备的客车，33个座位（包括中间过道的加座），除了我们31位同志外，其他单位进藏的两位同志也在我们车上，塞得满满的，后面的同志要出来方便，一车人都要动，就这样开始了8天的行程。

从峡东出发，一路都是沙漠，下午远方出现了一片树木，走近才发现是一座被树木包围着的城镇，这就是有名的沙漠绿洲——敦煌。之后，我们在戈壁大漠中，迎着风沙又前进了3天，经过大柴旦、格尔木等，到达了翻越昆仑山前的最后一站——纳赤台站。纳赤台有火墙，房间比较暖和，经过多



在唐古拉山前留影

日舟车劳顿，我们终于睡了一个好觉。次日登昆仑山，汽车像蜗牛般迂回着往上爬。随着海拔的增高，车上的说话声越来越少，大家有的紧闭双眼，有的面色由红变灰。中午的时候，我们到达了昆仑山上的温泉站。那里海拔大约4500米以上，寒冷风大，我们把防寒的衣服全穿上了，还是抵挡不住11月底的严寒。温泉站空气中含氧量只有正常的一半左右，一路上活蹦乱跳的人都有点“蔫”了，不少人出现头昏脑涨、四肢无力、脸色发灰的高原反应。

离开温泉站，汽车沿着公路继续向上爬。一路上荒原和高山都积着厚厚的雪，寒冷缺氧不时向我们袭来，苦不堪言。尤其到了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

山，大多数人呼吸急促困难，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出现了呕吐现象，少数人出现了昏迷和水肿。汽车颠簸了一整天，晚上到了五道梁。谚语云：到了五道梁，难见爹和娘。这里最低气温在零下三十多度，俗称“鬼门关”。到了这里反应厉害的人就更多了，有几个人情况特别严重。支部决定设法搞一两个氧气袋给反应最重的同志用，同时号召党员带头，团结一致，互相帮助，克服困难，务必把全队安全带回拉萨！

12月4日，这是我们进藏路上的第七天。离开安多站，汽车继续南行，一路下坡，海拔不断降低，缺氧的状况也逐渐改善。经过千里冰雪唐古拉山的洗礼，人们从高原反应中开始“复苏”，话也多了，精神开始焕发。晚上到了离拉萨不足百里的羊八井站，所有的人都恢复了精神。第二天，大家一路上兴高采烈、欢声笑语，拉萨边郊沿路出现了大量居民点和粗大的唐柳树林。1959年12月5日中午，我们终于抵达了拉萨。

驻扎——严守铁纪，奔赴驻地

这批进藏干部中，除孙广治和王绮园两位同志在之前到过一次西藏外，其他人都是第一次进藏。对我们来说，西藏是个遥远、陌生、神秘的地方，与我们原来生活的地区完全不同。首要的问题是语言不通，无法交流沟通，自然环境及风俗习惯和内地也大有区别。再加上路远，运输困难，这里供应比较紧张。中共西藏工委规定，为了保障藏族群众的供应，第一，干部生活用品定量品种比内地还要少还要严；第二，汉族干部不准到市场上购物，只能到专设的对内供应门市部按定量购买；第三，汉族干部每月工资只发25元现金，其余全部存银行，在对内门市部购物，必须通过银行转账来支付。当时市场上洋货很多，比如手表、照相机等，大家非常自觉，严格遵守纪律。

我们在拉萨住了一个月，听了西藏情况的介绍和形势报告，学习了中央及



西藏工委有关西藏的各项政策，并经与有关部门会商和工委同意，重新调整了设关地点：撤销原定在错那及察隅的设关计划，决定在亚东、吉隆、阿里及聂拉木设关，在帕里设分关（属亚东关管辖），并向大家宣布了各关人员名单。

设关——奔走藏地，挑战极寒

去亚东（含帕里）分关原定 11 人，童永源同志因严重关节炎，已处于瘫痪状态，被送回内地治疗，只剩下我、王绮园等 10 人。1960 年 1 月 10 日，我们包了一辆解放牌带篷卡车，行李统统装在卡车里，人坐在行李上。从拉萨经过羊八井、白朗、江孜、康马等到亚东，全长五六百公里。当时正是极寒季节，我们乘坐的是卡车，比进藏时乘坐的客车更冷。大伙提前把所有防寒的装备都穿上了，可全身仍然感觉不到一丝暖意，身体全都麻木了，完全没有知觉。乘卡车除了寒冷以外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容易晕车，好多人不仅难受而且呕吐。从拉萨到江孜的公路、曲水到朗卡子的一段公路还未修通，我们便改走羊八井经麻江渡过雅鲁藏布江进入白朗，然后再去江孜。渡江之后，汽车经过的基本都是农业区，气候稍好一些。因为是冬天，田里什么庄稼也没有，只有牛羊猪鸡和西藏特有的小毛驴在田里寻找能吃的东西。晚上我们到达了江孜县——中共江孜分工委所在地。我们在江孜住了两天，将关于设关及其他一些问题向分工委作了汇报，并明确了我们的财务归分工委管，具体事宜由亚东县委负责办理。

垦荒——服务群众，情满帕里

离京前，海关总署任命我为帕里分关关长。1960 年春节后，我和姜兴国

等三人随即奔赴帕里开展设关前的调查和筹备工作。当时帕里正在进行民主改革复查，我们也必须参加中心工作。不久江孜分工委决定由我兼任帕里区委书记。

帕里原是西藏的一个宗（县），是有名的高原城镇，是西藏重要的进出口货物转运集散地，与不丹、锡金相邻，有通往中锡及区内江孜等地的骡马通道。帕里的自然条件有四个特点：高寒、缺氧、风大、紫外线强。这里冬季漫长，长达八九个月，没有夏季，绝对无霜期只有20天左右，最低温度零下三十多度。

由于1962年中印双方贸易协定到期，印度中断了与我国边境传统的贸易往来，以外贸转运服务为生的大多数帕里群众失去了生活来源。党委除组织救助外，迅速组织群众生产自救，解决吃饭问题。帕里机关有二十多人，都吃一个食堂，自己种土豆、萝卜等。我们在帕里建关的几个人也种了一两亩地。帕里五六月还经常出现霜冻，在这里六月下霜并不稀奇，春夏季还经常下冰雹，幼嫩的菜苗，经得起霜冻，经不起冰雹打，一打菜苗就被打烂，甚至需要重播，有时需要重播几次才能长成菜。经过我们的精心呵护，再加上没有虫害，菜都长得不错。后来又试着种青菜、菠菜、大葱，也获得一定的收成。就这样靠自力更生基本上解决了吃菜问题，既改善了生活，又减少了开支，大家的生产积极性越来越高。

机关试种菜获得成功后，又组织群众大面积试种也获得很好的收成，基本上解决了群众吃菜问题。但要解决群众吃饭问题还要试种青稞。1960年，党委组织群众试种了四百亩青稞。这一年，老天帮忙，灌浆的期间下霜的次数不多，试种的青稞获得了丰收，亩产100—200斤，质量中等，基本上可以磨糌粑。帕里的群众第一次吃上自己生产的青稞磨的糌粑，非常高兴，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。

试种蔬菜和青稞成功之后，我们逐步扩大生产，但是帕里只有一条小水沟，流量小，人畜共饮，冬季又经常封冻断水，生活用水都有困难，要增加



不可缺失的精气神

灌溉面积就更加困难了。区委急群众之所急，决定从十多公里外、海拔近7800米的雪山脚下修渠引水。机关干部不分男女积极参与修渠劳动。10月以后，地下几十厘米都是冻土层，十字镐下去只留下一个白点，手都磨出了泡，虎口震出了血。后来，大家群策群力，采用挖洞的方法，经过百余天的奋战，终于在世界屋脊上创造了奇迹，一条宽2米左右长约万米的水渠建成通水，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，群众称之为“幸福渠”。藏汉族同胞在共同劳动中，相互理解支持，也进一步加深了感情。

亲情——一人援藏，全家奉献

我进藏时，女儿不足两岁，半年后爱人也进藏了。我俩在上海没有亲人，只能把女儿送到幼儿园去住。她那么小，正是需要父母的照顾和爱护、享受母爱的时候，突然离开父母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，她有多么痛苦，不敢想象。我俩感到很内疚，心情也很痛苦。有一年冬天，突然接到她患急性肝炎的消息，我俩心如刀绞，不知所措，爱人更是每天泪流不止。当时曾有请假回去的想法，但最终没有成行。一是工作太忙，脱不开身；二是交通不便，又不通航，陆地至少需要半个月以上，回去不太现实，只能急电上海的朋友帮忙照顾。后来在医院积极抢救下，总算保住了生命。四年多以后，我们第一次回内地休假，心急火燎地赶回上海，当天朋友把女儿从幼儿园接出来。女儿在我们的心里还是四年前两岁的小姑娘，现在突然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面孔有点陌生的六岁小女孩，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，我们激动地眼泪夺眶而出。女儿心里知道我们就是她的父母，但看到我们，她只是呆呆站着，既不认我们，也不叫我们。白天女儿和弟弟还可以玩玩，晚上就哭闹着要回幼儿园，我俩怎么哄她也不行，一直闹到半夜，我又气又疼，内心非常难受。第二天我带女儿去幼儿园办离园手续（因到了上学年龄），女儿又哭又闹不跟

我走，老师动员也不行，最后硬是被拖出了幼儿园。现在想想真是太对不起女儿了，欠女儿的太多，对此我感到很内疚。后来，我爱人内调，经过几年的共同生活，才重新培养起母女的亲密感情。

1962年4月，亚东海关开关在即，准备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。王绮园副关长已经到县里工作，关里的工作主要由我负责，异常繁忙，除了内部组织业务学习、熟悉政策规章外，还要编写宣传资料，对外要做大量的宣传工作。那段时间几乎天天晚上要加班赶写材料。在亚东设立海关，对干部和群众及外商都是一项陌生的事物，一定要做好宣传工作，尤其对群众要讲明白，避免因误解引起动荡。关键时刻，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。我们的驻地离医院有两公里的路程，我无暇照顾，临产前由甄宣勃同志找了一辆马车把我爱人送到医院。5月10日开关，5月5日我的孩子出生，直到当天晚上，我才有空去医院看了一下。当时，医院只管接生，产后无人护理，更不管产妇的饮食，什么事情都要家属、产妇自理。病房也没有取暖设施，很冷，只能多穿衣服多加被子。因为医院条件差，我又没有时间去照顾，爱人身体受到很大伤害，关节炎就是那时受寒留下的。1964年我爱人内调后，一段时间工作未得到落实，住招待所，一个女同志举目无亲，又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，困难可想而知。之后我又在西藏干了19年。

进藏之后，我父母相继去世。父亲1961年患癌症去世时，中印边境紧张，电报不通，一个多月后我才接到一封电报；母亲常年生病，多病缠身，1967年去世，我也是一个多月后才接到信的。父母去世我很悲痛，没能见到两位老人最后一面，心里总觉得非常遗憾。

回忆这段经历，我觉得很愧疚，作为儿子，对父母不能尽孝；作为丈夫，不能对妻子尽爱；作为父亲，对儿女不能尽责。每当夜晚，仰望星空，思乡之情油然而生。一封家书、一句问候的话语，哪怕是娇儿幼女的只言片语、勾抹涂鸦，都能让我们援藏干部互相传阅，激动半天。

我从1959年进藏，1982年调回内地，前后23年，我也从青年步入老